

江 青 艷 史

(七)

● 劉 昌 博

梅開三度鵲橋易斷

一九三六年(民國廿五年)春天已悄悄地來到人間，它先派溫暖的春風做前哨，輕輕地吹醒了宇宙間的萬物。於是，大地上的野草脫去了枯黃的外衣，樹枝上迸出了翡翠的嫩芽；桃花在樹枝上爆出紅紅的苞蕾，嫩綠的柳絲像少女的秀髮在春風中搖曳。

春風仿似多情的戀人，一陣陣的溫撫著青年男女寂寞的心房。

在這明媚的春光裡，一列滿載旅客的火車從上海出發，車頭冒出黑煙，呼哧！呼哧地穿過「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」的江南綠野，開往杭州。

有一節車廂內，坐著一批盛裝的演藝人員，他們在車上高談闊論：電影、戀愛、音樂、美食……等類的題材；把往日所關心的政局國事，以及勞動人民的艱苦生活，全都拋到腦後。一心只想快些奔向十三世紀馬哥孛羅所驚讚的：「人們以為到了天堂」的美麗城市——杭州。

他們不是在西湖拍外景，而是去參加一個新鮮的，時髦的集團結婚典禮。新人有三對，第一

對是趙丹和葉露茜，第二對是顧而已和杜小鵬，第三對是歡喜冤家唐納和藍蘋(江青)。他們都是當時的年輕演員和導演，尤其趙丹已是婦孺皆知的小生。

唐納志得意滿，終於馴服了這位「叛逆性的女人」來參加婚禮。至於藍蘋呢！壓根兒不想急於結婚，那甘心如此年輕就專屬於一個男人，去做普通女人生兒育女的平凡事兒。她之所以要參加這次婚禮，只寄望藉此一新潮的，驚世駭俗的集團旅行結婚，製造新聞，湊熱鬧，出風頭，抓住打響知名度的機會。

他們選定的結婚日子，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(陰曆閏三月初六)，恰好是個星期天，也是曆書上適於結婚的黃道吉日。為了把這次婚禮辦得隆重而生動，大家決定提前一天赴杭州，特別邀請德高望重的大律師沈鈞儒作證婚人，介紹人則請名導演鄭君里和李清兩人擔任。

四月二十五日他們一早趕到車站，搭七時十五分火車赴杭州，買的是三等車票，那時節恰是杭州各寺廟的進香潮，車廂內香客擁擠，好不容易才給六十二歲的沈老(鈞儒)找到一個座位。

沒有座位的人，只能站在車廂門口，欣賞江南平原的田野風光。

抵達杭州後，下榻於清泰第二旅館，開了三間套房，沈老單獨住一間，三位新娘子住一間，三位新郎和兩個介紹人擠住一間。在湖邊的「樓外樓」用午餐，藍蘋喜吃醋溜魚，酸鮮可口，她搶著把唐納那一份也吃了。藍蘋對西湖的純菜很感興趣，她看到浮在湯碗內的莼菜葉子，淺藍的顏色，深深地吸引住她；於是藍蘋說它像浮萍，唐納說像小荷葉，兩人拌嘴爭論不休；倘不是沈老勸解，幾乎吵起架來。

吃罷午餐，原打算去爬飛來峯，瞻仰靈隱寺；但考慮到沈老的腳力，且因三位新娘子藍蘋、葉露茜和杜小鵬還是初次來杭州，於是改為遊湖。

下午僱了遊船，沿湖遊了西湖十景；在白雲庵看到香案上有籤筒，三對新人和兩個介紹人都爭著求籤。藍蘋拿到籤條看了一下，臉色大變，默然不語，大家鬧著要看內容，她急忙撕毀丟掉！愛管閒事的杜小鵬檢來偷看，原來是一枝「下籤」，其中兩句是：「梅開三度又逢春，鵲橋

易斷莫怨人……。」豈不暗示這回藍蘋的第三次結婚，難以長相厮守嗎？

遊湖歸來，已是暮色蒼茫的黃昏；不湊巧那天杭城舉行防空演習，燈火管制，全城漆黑，旅館廚房無火不能舉炊。大家餓著肚子，只好胡亂吃些糕餅填肚皮，早些上床睡覺，似乎都睡不怎麼安穩。

第二天——二十六日，是他們的大喜日子，天剛亮，杜小鵬穿著睡衣闖進新郎們的房間，拉起她的新郎信願而已嚷道：「昨兒有好多飛機在屋頂上飛來飛去，害我上半夜失眠……」大家取笑她是在想早些進「洞房」才失眠的。的確，那晚有不少飛機從附近笕橋機場起飛，在杭城上空作夜間作戰演習。

藍蘋也未睡好，起床較晚，可是她對大家說：「別看我起來的遲，昨晚下半夜下過一陣大雨，你們知道嗎？」她是因抽到「下下籤」失眠的原故。

早餐過後，趙丹和葉露茜、顧而已和杜小鵬，這兩對新人急著把大紅結婚證書拿出來，請沈老簽字蓋章。藍蘋卻堅持不要結婚證書，她說：「古代的中國，結婚證書是婦女的賣身契；現今是男女平等的時代，如果沒有愛情，婚書形同廢紙，要來何用？」唐納辯她不過，只好勉強依了她。

約莫八時半，每人坐一輛黃包車從旅館出發，這一連串花枝招展的車隊，引起不少路人的注視，途經湧金門時，遭過一群上學的女學生攔路，要求簽名留念。他們曾到虎跑寺憩息，進去吸

飲清香爽口的虎跑龍井茶，然後就直奔錢塘江邊的六和塔。

六和塔建於北宋開寶三年（公元九七〇年），傳說是為鎮住錢塘江中，每月肆虐的妖孽而建。「六和」是佛教禪語，代表身和、口和、意和、戒和、見和、利和。它前臨錢塘江，後倚南高峯，塔身有十三層，高約六十公尺，往昔秋季是錢塘江觀潮的最佳地點。

他們一行來到塔前，即趕著登塔，塔的内層實際只有七層，登上頂層，縱目俯瞰，錢塘江兩岸的原野風光盡收眼底，心曠神怡，疲憊全消。

三對新人下得塔來，鄭君里和李清兩位介紹人，於塔前採集了些鮮紅的月季花，編紮成三個花環，套在每個新娘的頭上，藍蘋愛漂亮另在左胸前別上一朵大紅花。

三對新人像演戲一樣，在鄭君里的擺佈下，從山石間走出，再穿過衆多遊客圍觀的人叢，繞著塔基走一匝；在掌聲、歡笑聲及祝福聲中，完成了標新立異的現代化婚禮，歷時不超過十分鐘。

在塔前集體合影的時候，新娘子們都把花環從頭上取下。這時沈老詩興大發，賦詩兩首，當場朗誦：

一
人生何處是仙鄉，
嘉藕良朋一舉觴。
到此應無凡鳥想，
湖山有福住鴛鴦。

二

塔影湖聲共證盟，

英雄兒女此時情。

願書片語為君祝，

山樣同堅海樣深。」

沈老慎重其事，將此兩首詩寫在尺幅上，末題「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沈鈞儒賦贈，在杭州六和塔時。」然後三對新夫婦在紙上簽名，兩位介紹人也簽字如儀；此尺幅便成了別開生面的集團結婚證書。

六和塔前六人不和

他們六人來到六和塔前結婚，是盼望能鎮妖伏魔的神塔護佑，一年四季六六大順，演藝事業蒸蒸日上，永遠幸福，同浴愛河，「和睦」在一起：「六和塔前六人和」。

中午時分，大家都餓了，面向錢塘江圍坐野餐，邊吃邊聊，鄭君里請沈老講幾句話，他風趣地講起自己的婚事來了：

「我和內子結親在前清時代，還談不到自由戀愛，全憑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。婚後關係非常融洽和睦，我對她很忠實，從此沒有對別的女人產生過生理上的激動，她對我也一樣。

「有一次我從蘇州回上海，已經更深夜半，但只要輕輕的敲門，她馬上在窗口答應，完全熟悉我的一舉一動。我和她做了四十多年夫妻，彼此體貼諒解，互敬互助，始終保持不渝的愛情。

「可惜前幾年內子不幸先我去世了，友人勸我續弦，現在我完全可以自作主張，卻認為隨便草率的婚姻太冒險了；所以至今我還是個鰥夫。



②



①



③

①江青一九三五年在上海。
 ②一九三七年江青（藍蘋）在「聯華畫報」的封面照。
 ③一九三六年江青（藍蘋）與唐納等三對新人在六和塔下集體結婚，左起：顧而已、杜小鵬、唐納、藍蘋、葉露茜、趙丹，中立者為證婚人沈鈞儒。

「今天，我有機會參加你們三對新婦夫婦的婚禮，舉行這樣簡單活潑的儀式，我心中有說不出來的高興與快樂。我願祝福你們雙方要赤誠相待。不能虛偽。這樣才可永保愛情。俗話說得好：「情人一笑，天地皆青」，我希望今天三對新人在古塔下誓盟，每人各自盡自己愛情的義務。那麼將來大家的生活一定會很美好的。」

沈老說完話，隨即從皮包內取出一張老伴的照片，給大家傳觀，他笑說：「說句笑話，今天我內人還是跟著我同來的呢！」接著一陣掌聲響起。

在沈老講話時，六位新人中有五位皆專心聆聽，只有藍蘋心不在焉，認為沈老的話太封建，太迂腐，太不合時宜，與這個新潮的婚禮不搭調。她忽然揚聲說：

「沈老師：你如現在想討一個新師母，我打包票給你介紹個既漂亮又溫柔的。」藍蘋俏皮地試探說。

「我這輩子不想了！」沈老搖頭回答。

「沈老師，你的愛情專注，是從一而終的人！」四川籍的新娘子杜小鵬笑說：「我們的藍蘋姐則是吃在碗裡，看著鍋裡，韓信將兵，多多益善啊！」

「阿鵬！妳欠揍呀！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妳不怕唐納聽見吃醋，找顧而已算帳，妳豈不要獨守洞房了！」葉露茜趕緊打圓場，藍蘋和唐納才沒發作。

他們在嘻笑中吃罷野餐，暢遊九溪十八澗，突然一陣傾盆大雨，每人都淋成落湯雞。搭夜車

回上海，已是深夜子時了。這次的證婚人沈鈞儒，誰知後來竟變成民主同盟的核心人物。

翌日上海大小報刊，均用大篇幅報導這條花邊新聞，且刊出三對新人的結婚合照，轟動一時。

上海演藝界的大夥朋友，不肯放過他們；不得已，這三對新夫婦於五月五日假座八仙橋青年會特備豐盛茶點，作為「回申補席」。

前來致賀的來賓，銀光鬢影，盛況空前，計有蝴蝶與潘有聲、舒綉文、王瑩、金山、陳波兒、龔稼農、袁尚梅、徐蘇靈等三百餘人。由鄭君里、李清、施超擔任招待。登台致賀詞的有沈鈞儒、周劍雲和歐陽予倩。

三位新娘子都換上新裝，左胸前佩著新鮮的花朵。藍蘋的打扮特別搶眼，穿一身藍色開高衩的旗袍，邁步時一雙修身的玉腿全露了出來，比她的臉蛋還能吸引男士們的視線。

親友們鼓噪要新娘子報告戀愛經過，不過她們都避重就輕虛幌一招，敷衍了事。只有藍蘋俏皮地說：「這檔子事過來人都曉得，不外乎約會、牽手、摟抱、接吻、性子急的就先上車後補票；我保證我們三位新娘中，沒有帶「球」跑的人！」頓時引起哄堂大笑。

三位新娘子備有三份精美禮品分贈來賓，贈禮方式採用擊鼓傳花法；有人在旁一面打著鼓，親友們一面拿一朵花在會場依次傳遞，鼓聲一停，花落誰的手裡誰便是禮品得主。結果，都被三位記者獲得，他們是毛羽、陳萬里和張一蘋。餘興節目有郎毓秀的獨唱，小提琴獨奏等。

最後，由全體來賓合唱：「六和婚禮賀曲」，是孫師毅作詞，呂驥譜曲，曲詞如次：

「佷情郎，

伴新娘，

六和塔下影成雙；

決勝在情場，

莫忘胡虜到長江。

喝喜酒，

鬧洞房，

五月潮高勢正揚；

共起赴沙場，

同拯中華復瀋陽，

同拯中華復瀋陽。」

當時上海人談起他們六人的集團結婚，都認為是一齣製造新聞的鬧劇。因為，距離六和塔婚禮只一個月零幾天，距離八仙橋喜宴不滿一個月，三對新夫婦便不斷傳出閨房勃谿的誹聞。尤其，藍蘋和唐納更鬧出了轟動上海和濟南兩地的婚變。於是，有一家小報上刊出一首打油詩，嘲諷這樁荒唐的婚禮：

「六和塔前六不和，

妖魔精怪裝滿籬；

虛情假意是演戲，

唐納死啃爛蘋果。」

醋火中燒閨房鬥氣

「爛蘋果」是指藍蘋（諧音爛蘋），提起他倆的婚變，得從唐納談起。唐納原名馬季良，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物。他能演、能編、能導，更



①江青早年的簽名劇照。

②江青寫絕情書時的照相。

③1938年9月毛澤東與江青同居時合影。



能執筆寫文章，尤其寫起劇評或影評，擲地有聲。凡是藍蘋演出的話劇、電影或粉墨登台客串京戲，他都和崔萬秋一樣，吹捧不遺餘力。

但是，他是一個多情小生，風流種子，見了年輕漂亮的姑娘就心旌搖晃，更經不起妖艷女人的誘惑；以前他跟女星王瑩、陳依萍、陳璐、吳涓等有過一段情；還和一位名叫阿霞的姑娘，藕斷絲連。

這一點使婚後的藍蘋對唐納非常不滿，認為她可以在外「偷嘴」，唐納不得出去「食腥」。其實，他們兩人在生理上都是精力旺盛、慾情熾烈的人；絕非一個男人或女人可以滿足得了的。因此，藍蘋和唐納是三對新人中，感情最不穩定，最玩世不恭，也是最胡鬧的一對。

他倆結婚不久，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籌劃公演鉅型戲劇「賽金花」，並在物色女主角；這個妖艷的角色是藍蘋夢寐以求的。但是，另一女星王瑩的呼聲最高。雖說王瑩是藍蘋的好友之一，為了搶戲演，誰也不讓誰。藍蘋要唐納運用影響力，給她爭取過來。這件事情，真苦了唐納，一個是新婚妻子，一個是舊日情人，夾在中間不知如何的好？

結果，「賽金花」一劇女主角落在王瑩名下，而藍蘋只演劇中普通妓女一角，是個跑龍套的配角。

藍蘋失敗後，耿耿於懷，認為是唐納只知照顧舊情人，沒有盡力來幫她這個現任妻子，自是醋火中燒，兩人因而起了誤會，新婚不久，閨房內經常為此拌嘴鬥氣。

藍蘋唐納短命孽緣

唐納的另一舊情人阿霞，來信聲稱病重垂危，盼能和他見最後一面。唐納信以為真，匆忙趕往探視；而藍蘋瞥見其夫接信後倉促外出，行色匆匆。

她斷定事有蹊蹺，拿出幹「雙面間諜」的本領，隨即跟蹤在後，發現唐納是在「惠中」飯店和阿霞幽會。

好勝心強的藍蘋傷心極了，上次爲了阿霞給唐納的情書問題，惹得她大病一場。這幾日爲和王瑩爭演「賽金花」失敗，醋火未熄；而今又發生此種事情，怎不氣急敗壞。本想當場捉姦，大鬧一場；但因新婚不久，顧及顏面，暫時咽下這口怨氣。

藍蘋回到家中，愈想愈氣，遂於當天——五月廿九日下午憤而離家出走濟南，鬥氣回娘家。唐納幾乎一天一封信去解釋，石沉大海，沒有隻字片語的回音。

唐納等得急了，遂於六月二十六日晚上從上海赴南京，趕搭津浦鐵路火車北上濟南，第二天找到城內按察司街二十七號藍蘋的娘家，她拒不見面，連去幾次，都被她的家人擋駕，且不讓她進屋喝一杯茶，等於被趕了出來。

唐納羞憤地回到旅社，感情脆弱的他，認爲生不如死，萌生短見，就地取材、用桌上的半瓶高粱酒拌了兩盒紅頭火柴，噁哩咕嚕地吞了下去；其死志的強烈，於此可見。幸被茶房及時發覺，急送醫院洗腸才挽回一命。

翌日，濟南各大小報騰載唐納殉情獲救的詳情，消息轟動全市；但也只有藍蘋的堂姐李雲英去醫院看了他一下，絲毫沒有打動藍蘋絕情的心意。

藍蘋和唐納的婚姻生活，從六和塔前的婚禮到「唐納死啃爛蘋果」赴濟南殉情，只維持了兩個月另一天；和她跟費雲生與俞啟威的婚姻一樣，皆是短命的孽緣。

因爲，藍蘋在感情生活上，是一個兩極化的女人，敢愛敢恨，愛時發瘋發狂，恨時如仇如寇；絕不拖泥帶水、患得患失；她跟古時的淫蕩女人潘金蓮與閻婆惜相比，只差沒有串通姦夫殺害親夫而已。

山東的軍閥，固是草菅人命、魚肉鄉民，令人髮指。但是，山東的一般平民百姓，莫不誠懇樸實，豪爽坦率，都同情唐納的千里尋妻，痴情感人；而責備家鄉大姪藍蘋的絕情薄倖。

藍蘋每次走在濟南街上，都遭到家鄉父老指指點點地斥罵，她實在呆不下去了，又悄然回到上海。

爲了給她的行徑辯白，在上海「聯華畫報」半月刊上，發表一篇致唐納的公開信；從此他倆終於徹底決裂。

這封公開信，現已成爲她一生豔史的珍貴資料，文長五千多字，標題是「一封公開信——藍蘋」，第一段寫道：

「近來各小報有許多關於我和唐納的消息，這些消息主要的是說我負情了唐納，我本想耐性的對付這事，默默的讓它過去

；因為是可以這樣的，我和唐納早沒有關係，他是沒有理由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麻煩我的。不過既然各報發出許多不利於我的一些不正確的消息，爲了使大家明瞭起見，我不願再默默的忍受了……。

接著，她在信洋洋酒酒地敘述他倆的過去，包括如何相識、戀愛以及唐納如何的濫情、對她不忠實；所以也提到在六和塔集團結婚她不要証書的事：

「……在舉行儀式的時候，三對新人當中我們沒有証書；因爲，我們明白如果一旦不相愛了，証書是沒有用的，我和他都沒有把這種形式放在心裡……。」

以後，巨細靡遺地述說婚後的境況，包括唐納如何欺騙她，在家的爭吵打鬧，她一度想要自殺，不得已兩人協議「分居」；並公開承認「她另有愛人。」

「……這以後，我開始愛了別的人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我愛上了別人，與他有了什麼相干……。」

最後，她寫道：「對了！今天報上說唐納並未有自殺，是誤傳，我誠懇的這樣希望著。」

藍蘋坦白地說：「我開始愛了別人。」這裡所指的「別人」是誰？最初是個謎；旋經報刊記者鏗而不捨地追蹤採訪，才有驚人發現；她所指的「別人」，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三個人。這三個人是崔萬秋、張春橋和章泯。前者是舊愛，後兩人是新歡。

舊愛新歡糾纏一起

她跟唐納鬧翻臉後，初先分床，後來分居的空檔期間；心理上和生理上都不甘寂寞的藍蘋，主動地分別和三個男人糾纏一起。

藍蘋認爲崔萬秋這個人挺有情義，比她的第一個丈夫費雲生勇敢，比第二個丈夫俞啟威真誠、比第三個丈夫唐納洒脱；最了不起的是他不吃醋，只把她當暫時性的情人，有困難時竭力幫助她，但從來不想永久佔有她。所以，她跟崔萬秋交往，沒有壓力和牽掛；沒處投靠時，就回頭鑽進他的懷抱裡，有更好的去處時，就可恣意地飛走。

她的新歡之一是張春橋，原是接受崔萬秋指揮的國民黨上海文化特務。他經常用「狄克」這個筆名，於報刊上寫文章吹捧她，因崔萬秋的介绍而相識的，不時送禮物討藍蘋的歡心，進而成了入幕之賓。

張春橋原在濟南主編一本名叫「華蒂」的刊物，意即「中華法西斯蒂」，含有國民黨復興社的理念，足見其思想是「極右」的。殊不知，他日後變節投共，搖身變成共產黨「極左」的代表人物；在藍蘋的領導下，躋身「四人幫」的核心份子，掀起了「文化大革命」的血腥波瀾。按：「四人幫」垮台後，他迄今仍關在北平秦城監獄中。

她的新歡之二是章泯，他是話劇「娜拉」及「大雷雨」的導演。

他倆是何時勾搭上的？在那裡幽會？連唐納

都蒙在鼓裡。可見藍蘋真是「紅杏出牆」的高手，背夫偷漢的行家。

章泯是藍蘋在報上公開的第四個性伴侶，對於此件事，當時上海人都大惑不解；論人品、論儀表、論才華，章泯皆不及唐納，更無法跟第一、二任丈夫費雲生與俞啟威的家世相比。

何況，章泯家中有妻有子，妻子蕭昆是個小學教員，十歲大的兒子叫章克林，一家三口，並不富裕；跟章泯同居一起又沒有名份。在藍蘋和章泯同居期間，蕭昆氣不過憤而留書出走，借住女作家白薇家中，硬把人家的家庭拆散了。

藍蘋爲何會愛上章泯？惟一的解釋是章泯身上的某一部份特具「異稟」，可以滿足她生理上熾烈的慾求。

其實，他倆的慾情，來得急，去得快，同居沒多久，又分手了。

於是，章泯的結髮妻子蕭昆，得力於白薇居中調解，方能「破鏡重圓」。

換男人就像換鞋襪

這時「上海灘」周刊上，出現一篇奇文，爲唐納作不平之鳴，對藍蘋則大加撻伐，不留餘地；她看後咬牙切齒，恨之入骨。但，該文作者直是用筆名所寫，以致在三十多年後的「文革」時代，凡被她懷疑是該文作者的藝文或演藝界人士，均遭到紅衛兵的清算鬥爭，株連極廣；尤其被藍蘋認爲最有可能的副導演張庚，遭遇最慘；勝過明、清兩朝的「文字獄」。

該文的標題是：「給藍蘋的一封信」，

副標題則是：「爲唐納作不平之鳴」。內容要點摘錄如次：

「……………你的綽號叫『爛蘋果』，很少人知道你在濟南藝專唸書時外號叫『小妖姬』或『白骨精』，像你這樣一個穢聲遠播，臭名昭彰的女人，居然敢在報刊上撰文辯稱自己是貞女烈婦，真是臉厚不紅，無恥之尤。

你在致唐納的公開信中，指責唐納對妳感情不忠實，無異於強盜賊捉賊，妳對感情的霸道作風，彷彿唐代武則天指責她的面首張易之、張宗昌及馮懷義用情不專。妳可以同時姘上幾個男人，卻不准唐納看其他女人一眼。

古代的淫蕩女人，如潘金蓮只偷上一個西門慶，閻婆惜只姘上一個張三郎，潘巧雲只偷一個小和尚；而妳才二十出頭，竟正式嫁了三個丈夫，至於入幕之賓的情夫，屈指難計；同時姘上三、四個男人，在妳是家常便飯。妳自懂得人事後，對那一個男人忠實過？妳的心目中只有玩弄和利用，沒有情感和道義。一味只知用肉體去換取妳希望獲得的一切，包括金錢、地位和知名度。妳比古代的潘金蓮、閻婆惜、潘巧雲淫蕩百十倍。

唐納是個純情的青年，才華洋溢、儀表出衆；自然有許多異性愛慕他；但，他從未傷害任何女人，從未橫刀奪愛搶人家的老婆。他和阿霞相愛是在結識妳之前，阿

霞以後仍痴迷於他，唐納何罪？

而妳則不同，換男人像換鞋襪，沒有利用價值即棄之如敝屣；看到有權有勢的男人，就趨炎附勢，拋媚眼，忙於獻身。現今，妳又搶走蕭昆的老公章派，何以如此淫蕩？

久聞妳精研『性史』和『性藝』，說妳是集古今淫蕩之大成的女人，也不爲過。妳的穢史，罄竹難書；寫多了，怕辭我的手，污我的筆……………」

演藝事業蒸蒸日上

誰知，報刊上愈罵，她的知名度愈高，對她有興趣的男人愈多；尤其上海灘那些自命風流的人，都想一啣「爛蘋果」；演藝圈喜歡吃「窩邊草」的編導們，偷吃「爛蘋果」的興趣愈濃厚。故而，她的演藝事業，蒸蒸日上，有接應不暇之勢；這是當時污濁演藝圈的怪現象。

她曾參加業餘劇人協會第二次公演，在金城大戲院演出五幕諷刺喜劇「欽差大臣」；藍蘋飾演小木匠之妻，於第四幕中向假欽差大臣告狀的高潮戲，很有喜感，十分搶眼。

「紀念日」獨幕劇，是「電通」舞台藝人排演的俄國契訶夫的翻譯作品。藍蘋飾演老婦人梅爾丘津娜，她還擔任這次演出的服裝顧問。那一年的「三、八」婦女節，參加青年婦女俱樂部遊藝大會演出獨幕劇「嬰兒殺戮」，她擔任女主角，飾演一名遭資本家剝削的失業女工，丈夫病死後，無法生活，勒死了自己的遺腹子的故事；劇

情有強烈的階級衝突性，她演來異常感人。

她離家出走濟南期間，曾參加母校濟南藝專演出「父歸」及「嬰兒殺戮」兩劇，均擔任女主角，在前者中飾女兒胤姑，十分出色。二十五年十月，上海聞人杜月笙、黃金榮等大亨，發起「購機祝壽遊藝大會」，旨在慶祝蔣公中正五十大壽。藍蘋在右派人士崔萬秋、黃二人在上海灘黑

，日夜奔走籌備。她深知杜、黃二人在上海灘黑白兩道的份量；尤其是黃金榮腰纏萬貫，嗜色如命；他表面上熱愛演藝事業，骨子裡是熱愛年輕貌美的女演員。故而，他運用金錢操縱演藝界，只要他「閒話一句」，呼風喚雨，一切搞定。因此，藍蘋要趁此機會在杜、黃二人面前大顯身手、力求表現、推銷自己，藉獲青睞。她在全上海

的盛大遊藝晚會上，擔任壓軸的獨幕劇「求婚」女主角，她妖嬌美豔的打扮，賣力使勁的演出，博得全場觀眾熱烈的掌聲，大大地出了一次風頭。第二天，大晚報以整版篇幅報導「群星獻藝」的詳情，於李麗華、童芷苓、言慧珠、陳雲裳等知名藝人，一筆帶過，獨對藍蘋的「求婚」演出，文圖並茂，用最美好的形容詞來誇讚她。

黃金榮爲酬謝她的熱心贊助，使公演圓滿成功，特別單獨邀請她到國際大飯店餐敘。那個晚上藍蘋使出渾身解數，曲意巴結，以博取這位大亨的歡心。黃金榮原本就是色中餓鬼，怎經得起藍蘋的百般撩撥及其精究的「邪門」功夫的挑逗奉承。從此，黃金榮在演藝圈又多收了一個「乾女兒」，藍蘋則獵獲了一位有錢有勢的靠山。（未完待續）